

泰國「封城」說明什麼？

鄭赤琰

泰國的政局說明，由外國勢力插入的普選，並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反而會產生暴力民主，不尊重以選舉贏取政權的民主精神，而靠破壞民主的非法手段奪權，必然會造成政爭不斷、社會動盪的惡性循環。這也是最值得香港慎思的。

泰國反政府示威最新的發展是由反對黨民主黨的首領之一的素貼發動，目的是要阻止下個月2號的全國國會大選。反對黨不要大選，執政的英祿卻要大選。怕大選的，是知道他們從來沒法在國會贏得多數議席，再選也還會再敗；要大選的，是心有不甘，選舉輸掉可以用暴力來擾亂執政，更不甘的是自己有政權卻沒軍權，軍隊與警察不聽自己指揮，眼光光讓示威群眾癱瘓曼谷、搶佔政府辦公大樓，明擺着是在幫反對派奪權。在此形勢下，英祿也就只好用選舉去重新取得選民的支持，呼籲國人認清形勢，繼續給她的政黨和她的政府支持。可是沒有軍警執法驅散作亂分子，英祿寄望於選舉政治去對抗軍人政治，是相當渺茫的事。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英祿的哥哥他信也吃盡了軍人與保皇政黨（民主黨）的苦頭，連續國會選舉，連續以國會過半議席的成績執政，但最後軍人與保皇勢力知道選不勝他信，便索性用軍事政變去奪取政權。他信當時在聯合國出席會議，聞變後，不敢回國，深知回國會有人身危險。不料支持他的廣大鄉村農業人口卻不捨不棄，繼續支持他信的黨和他的黨人，即使黨名被封禁，換了黨名，照樣取得國會多數

議席。最後黨被禁、家人被抓，連「女丁」英祿也被掛出戰。可是，現在反對派連一個斯文的女總理也不放過。

這樣的政局發展，到底說明了什麼？給港人有什麼啟示？

泰國眼前見到的政局給人最大的啟示有以下好幾方面：

美國對泰國軍人干政視而不見

第一是普選不是民主的「萬應丹」。港人自回歸以來的十六年，年年月月遊行示威，高調要求普選行政首長與立法會，並說無普選便違反聯合國人權。意思是聯合國會為這個人權而懲罰香港。可是泰國的民選政府都被軍人與反對黨連環夾擊，先由反對黨搞亂政局、癱瘓政府，然後軍人藉口政府無法執政，便斷然下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以軍人專政。

這個政局很清楚說明三點，一點是聯合國眼見泰國軍人推翻民選政府，並不以維護人權的理由去懲罰泰國軍人政權，甚至連發聲警告也沒有，選舉與人權去了哪裡？另一點是軍人政變推翻民選政府在泰國屢有

發生，一直都不見聯合國加以制止，何也？因為泰國軍人是美國扶持起來的武裝勢力，自己友做便是正義，政敵做便是罪惡。可見人權，也要看誰做，為誰的人權？第三點說明了有了普選，有了民主制度，解決不了軍人與反對黨的問題，反而是在軍人與反對派聯手下，把普選的民主給壓下去了。可見，普選不單不是治病的「萬應丹」，反而觸發利益團體對立，甚至動亂連年。

普選要有民主文化配合

第二是普選要有全方位的民主配套，缺一不可。泰國的封建王朝自1932年便行「君主立憲」而且還推行民主選舉，但很快便受到軍人勢力的既得利益（各軍區司令坐擁地方資源不容民主過問）挑戰。曼谷本來也效法英倫的「海德公園」裡的民主廣場，讓公眾自由作民主發聲，被軍人視為「眼中釘」，但不讓入場批評政事，而且把政治犯押去廣場當眾槍斃！泰國民主版本的「海德公園」現在早已不見，但軍人政變在泰國平均每兩、三年便發生一次。可見要實現普選的民主條件，首先不能有軍事干預，像泰國被美國扶持起來的軍權，由外力介入，誰敢挑戰軍權，誰便是共產黨人。不但泰國如此，印尼的軍人也如此。被美國扶持起來的蘇哈托政權便長期以反共的藉口，厲行軍事打壓任何反對黨的勢力，只有極右的回教組織才倖免於難。可見外國插手的政治是普選的絆腳石，不是以軍事手段，就是以其他手段去干預，像緬甸連和尚也可被派上用場呢！

除了軍事干政外，泰國的政黨本身也是一大阻力。因為有既得利益團體擔心普選會破壞他們的既得利益，便會自行組織政黨進行破壞或干擾，在曼谷便有不下十多個政黨長期盤據。曼谷的選民多選舉多，每逢大選只要這裡一亂，全國跟着緊張，其他事也就不必幹了。自此可見，政黨人士的心態與利益問題都是普選的大阻力。

至於其他的條件便數不清，每個地方也有其特殊情況，更難預料了。

香港要避免政爭惡性循環

最後，還有一點很值得香港慎思的是，泰國紅與黃兩極化的政治對立，令到紅衫軍和黃衫軍輪流上街示威對抗。紅衫軍支持他信系統的政黨執政，支持民主黨的黃衫軍群眾便發動示威，癱瘓曼谷，佔領政府總部，迫使政府下台。反之，紅衫軍也會做推翻政府的暴力示威。香港當下已有「佔中」人士打算用反政府的「公民抗命」去癱瘓市區中心、打擊政府，要脅要落實「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區政府若因此被打下去，由另一派上台執政，會不會也引起其他政黨的不滿和抗爭？泰國的政局正好說明了這一點肯定會發生。因此想用非法手段去搶政權的人，不要有僥倖的心理，以為可避過惡性循環的規律！



鄭赤琰

「估中」與「台獨」勢力勾結的危險信號

卓偉

「華人民主書院」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上周一連兩天，在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舉行研討會，邀請香港反對派議員、「民陣」、「土地正義聯盟」以及「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農陣」等團體，「分享」兩地社運經驗。不過，研討會圍繞的主題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台獨」勢力如何「協助」香港的「估中」行動。「華人民主書院」董事兼民進黨衛星組織「公民監督立委聯盟」負責人顧忠華，更不諱言對於更深化的合作，雙方都已經「準備好了」，以後每半年都將有固定交流活動，有關研討會更得到「台獨」報章《自由時報》的詳盡報道。這是「估中」與「台獨」勢力勾結的危險信號。李卓人引狼入室，將「台獨」勢力引入「估中」，令「估中」添上濃厚的「分裂主義」、「顏色革命」色彩，等於是公然觸碰中央紅線，只會自食其果。

暴露「華人民主書院」與「台獨」關係

李卓人一直不承認「估中」勾結「台獨」，但他這次與梁國雄赴台公然要求「台獨」勢力介入「估中」，絕對是證據確鑿，無可抵賴。首先，主辦的「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名為公民團體，實際卻是一個鼓吹「台獨」的激進組織。這個組織的宣言，開宗明義指「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其主權屬於台灣人民，並不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人民，「如何克服歷史留下的難題，讓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幽靈表述，不再成為台灣人民主權的緊箍咒；讓台灣邁向健全的憲政國家，是台灣人民需要戮力完成的時代任務。」這充分指明這個組織的本質，「華人民主書院」與其合辦研討會，一直過從甚密，也從側面暴露了「華人民主書院」與「台獨」勢力的合作關係。

在研討會上，李卓人儼然以「估中」發言人自居，大談「估中」的發展及成果，他指中央對「估中」行動「非常緊張」，更不惜「以抹黑、威脅、封殺媒體等手段，對抗『估中』運動」云云。李卓人更要求台灣應積極介入香港事務，指「台灣和香港現在是命運共同體，對於香港和台灣來說，今年都是關鍵的一年，香港要爭取民主普選和『佔領中環』運動。」這和他早前與「台獨」大老施明德會面時的主題是一模一樣，都是「乞靈」於「台獨」勢力，而不少「台獨」團體在會上也呼應了李卓人的號召。

為強化與「台獨」勢力的合作，「華人民主書院」已定於2月8日至9日，舉辦名為「非暴力抗爭」的訓練營，為參與「估中」人士作培訓，其中講者之一就是施明德的副手簡錫叙。簡錫叙是一名「台獨」分子，他曾指出，80%以上的台灣民眾都認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而他過去曾擔任民進黨的立委，與施明德關係密切。另一方面，他一貫主張暴力抗爭，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參與台灣反對運動，在上世紀91年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的「反閩兵行動」中，負責非暴力訓練與行動規劃；他亦曾任「反食倒扁紅衫軍」執行副總指揮，有豐富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經驗。「估中」邀請他來港講課，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學習其暴力抗爭經驗，並且套用在「估中」之上。這正是「估中」與「台獨」勢力合流的證據，也撕破了「估中」所謂「愛與和平」的外衣。李卓人才剛到泰國學習反政府的血腥騷亂經驗，加上簡錫叙面授機宜，試問「估中」何來和平可言？

為投「台獨」分子所好造謠抹黑兩地

最可笑的是，李卓人、梁國雄在會上為討「台獨」分子所好，不斷造謠抹黑兩地，梁國雄竟指「香港政府在簽署CEPA時，不斷向香港人『洗腦』，這是為了避免遭區域經濟邊緣化，必須要全力融入中國。然而，香港CEPA就是台灣的ECFA，希望台灣能夠守住。」李卓人更說，台灣將要討論服貿協議，這「對台灣未來發展非常危險」。他們將有利兩地三民主義的CEPA和ECFA肆意抹黑，不但與事實不符，更是上綱上線的造謠。本港在沙士後經濟一池死水，CEPA有力地提振本港疲弱經濟，更為本港專業人士北上發展打開大門，成效有目共睹。而兩岸的ECFA更成功盤活了台灣經濟，民眾深受其利，島內多個民調都表示政策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和歡迎。李卓人、梁國雄的說法經不起事實推敲，只能說明他們是政治蓋過理智，反共反昏了腦，連對民眾有利的政策也要肆意攻擊抹黑。

事實上，對於「估中」勾結「台獨」的趨向，其來有自。民進黨在執政時期，已將培訓香港「顏色革命」的領袖人才作為一項戰略工程，務求將香港變成「反共」基地。2006年12月31日，「陸委會」就在「滬派」主委吳劍燮策動下，與香港反對派學者組織的「民主發展網絡」，合辦名為「台灣兩岸民主發展新挑戰」的視像會議，開啟了雙方的合作。及後「華人民主書院」更擔當了與「台獨」勢力與反對派勢力交流的平台。現在更加明火執仗的引入「台獨」勢力參與「估中」，干預本港的政制發展，這種趨向極為危險，已經觸碰了中央的紅線。激進反對派人士與「台獨」勢力意圖利用「估中」在港策動「顏色革命」，雖然不可能得逞，但卻會為香港社會帶來巨大的政治混亂和衝突，市民將為此承擔沉重代價，社會各界都應認清其危害性。

中國全球貨物貿易第一的思考

蒯轍元 王凱莉

2013年剛過，傳來中國全球貿易奪冠的訊息。這無疑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華人世界來說是大好的消息、莫大的喜訊。但對似乎已逐漸習慣了時不時地奪個世界第一的中國及國人來說，此次並未表現出無比的驚喜和驕傲，大多認為這不過是中國和平崛起、經濟強大發展的順理成章的事，是自然不過的事。儘管世界輿論特別是英國輿論對此大加讚揚、高度評價，然而作為世界老大、保持着二戰以來世界貿易第一大國美國的輿論，卻表現出偏激的反應和難以接受的無奈。

今年1月10日，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在國家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13年中國全球貨物貿易超過美國，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已基本成定局。去年中國進出口總值25.83萬億美元，約合4.16萬億美元，扣除匯率因素同比增長7.6%，接近完成年初制定的8%增長目標。

雖然，去年中國進出口總值4.1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7.6%，尚未完成8%的預定目標，但卻首次突破4萬億美元關口，創造了年度歷史新高。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矗立的又一個歷史里程碑。這不僅標誌着中國已「躋身了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之列」，顛覆了美國全球貿易第一的老大地位，還體現了世界經濟實力結構此消彼長的變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實力在迅速上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實力在相對下降。此其一。

中國成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榮登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寶座，充分表明在世界經濟不景氣和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太順利的2013年，中國經濟運行依然良好，充滿穩中有進的活力和巨大發展潛力。這有力佐證了中國經濟不僅去年在全球主要國家中保持了7.6%的最高增長速度，而且已奠定了今年仍然能夠達到7%~7.5%增長的強大堅實基礎。因此，毋庸置疑中國不僅是去年世界經濟全球貿易增長的火車頭，而且也將是今年無可替代的火車頭。中國作為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25%的首屈一指的地位，還將無可動搖地繼續保持下去。

其三，從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歷史來看，近10年突飛猛進的發展勢如破竹，2004年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2007年突破2萬億美元關口，2011年突破3萬億美元，2013年突破4萬億美元，平均每年連續三次上升1萬億美元的高台階。這在世界貿易史上都是罕見的奇跡。2009年，中國出口總值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可以樂觀地預測，緊隨着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和城鎮化強勁發展進程，以及內需和對外投資的不斷擴大，中國全球貨物貿易將在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屆任期內，繼續貿易進出口總值超過美國之後，進口總值或也將超過全球第一的美國。這也將是勢不可擋的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歷史進程。

其四，貿易實力是國家經濟實力、政治實力的外化和影響力的重

要體現。伴隨着中國全球貿易的極大提升，中國成為全球貿易第一大國，美國雖然不情願但也無法避免地退居第二；中國在全球貿易的規則制定權、話語權主導方面的地位也勢必會上升，美國一國獨大獨霸的權力結構勢必調整。這當然是美國所不甘心的，但最終也得不逐漸適應，儘管無奈也不得不習慣的。這是世界經濟、國際貿易發展的鐵規律，是任何人無法抗拒、無力阻擋的。

中國在全球貿易話語權將上升

基於以上分析，習慣於做世界老大的美國，既不允許中國超越也憂心中國超越，既尷尬難堪又不得不無可奈何地面對中國超越，其內心和外露的羨嫉嫉恨可謂五味雜陳，很不服氣，顯然這口氣實在是在難以嚥下啦。從奧巴馬總統到媒體人士以至不少美國人，把美國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似乎是上帝授予和安排的，是決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奧巴馬多次頑固地聲稱並發誓美國決不做世界老二，為了阻止中國崛起成世界老大，於是大舉軍力「重返亞洲」，對中國進行「再平衡戰略」，實施圍堵遏制。儘管奧巴馬及其政府嘴上不承認遏制中國，而實際上這種遏制戰略卻在日益升高和增強。美國再加上其馬前卒日本在竭盡全力、加緊加速、加大加強推進遏制中國的戰略部署，乃是舉世皆知的不爭事實。這是逆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世界和平發展大趨勢時代潮流而動的，是違背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是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美國媒體對中國全球貿易第一的質疑和歪曲，更是小小不言的螻蛄蚊叫而已，根本不足為怪。美國媒體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權、壟斷權會逐漸削弱，也勢將逐漸退出世界輿論的主宰控制中心。這也是不以美國輿論為轉移的歷史規律使然。

因此，美國從總統到媒體以至美國人，面對美國世界「老大論」、「全球霸權論」、「美國例外論」的神話被打破，應切忌惱羞成怒，更不可鋌而走險，而要正視現實，順應規律，順其自然，應該自我調適，並逐漸適應、逐漸習慣。美國應同中國構建和發展「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共同主導世界和平發展、和諧共榮的全球新格局、新秩序。這才是符合新世紀歷史潮流的上上策和上上戰略。願美國好自為之。

引仲裁機制解決補地價可取

曾淵滄博士

政經多面體

今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房地產政策落墨不少，主要的工作

是多建房屋。

目前所謂的「辣招」有相當成效，代表香港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在「辣招」推出後向下調整4.8%。不過，以「辣招」來壓抑需求畢竟只是臨時措施，治標不治本。要真正壓抑房地產泡沫的方法依然是靠增加房屋供應。今年的施政報告就用了不少篇幅敘述發展局的工作，除了接受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提出的十年建屋47萬個單位的目標之外，也努力尋找更多土地，及通過改變用途來建屋。更重要的是，推出一個新的政策，即引入仲裁方法來處理補地價的爭議。

向來，補地價的金額是通過地產商與政府官

員以「討價還價」的方法來決定。這種方法時間很長，每一回合的談判就用了好幾個月；數個回合的談判，一年就過去了。一年過去，樓價有變，談判又得重新開始。這種談判方法有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自從梁展文事件之後，政府官員都很擔心被指責為「官商勾結」，在談判過程中不易讓步，官員不讓步，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二是工廈重建的補地價談判完全失去靈活性，理由是今日的所謂工廈，實際上多數已非法地更改用途，變成辦公樓，因為非法更改用途已經非常普及，工廈的實際市場價格已經不是純工廈的價格，而是介乎於辦公樓與工廈之間的價格，而所謂補地價，就是以新用途的地價估值減去舊用途的地價估值。過去許多年，香港工業式微，政府已經沒有再推出工業土地到市場，換言之，政府

也缺乏最新工業土地的「市場」價值。這個所謂的「市場」價值是假設這些工廈的真正用途不是純工業用途，而是改裝成辦公樓後的用途。既然非法改裝如此普及，今日「工廈」的「市場」價值不低，遠高於真正的工廈。但是，政府在補地價的談判過程中，因無法取得這些「工廈」的真正市場的價值，而無法與申請更改用途的「工廈」業主達成補地價的協議。

因此，仲裁應該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法。通過仲裁，補地價的過程可以加快，就可以加速提供大量新的土地，大量農地可以轉變成住宅用地、商業用地、酒店用地，大量工廈也可以活化，正式改變用途，而不是非法改裝。我希望發展局能盡快公佈補地價的仲裁方法，不過最重要的是，仲裁結果是政府與地產商雙方都接受的結果，不允許輸贏要。